

讲述从大陆到台湾地区的

闽商家族史……

板桥林家

叶子◎著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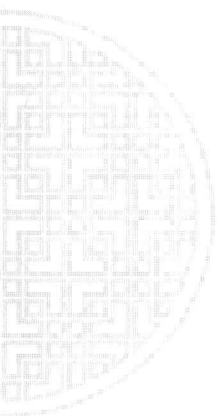
商海沉浮。
政商一体。
缕，百年沧桑。
血缘，家国不忘……

福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板桥林家

叶子◎著
朝鲁◎插图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板桥林家 / 叶子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93 - 3700 - 4

I. ①板…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4470 号

策划编辑: 郭善珊

封面设计: 李 宁

板桥林家

BANQIAO LINJIA

著者/叶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6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23.25 字数/250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3700 - 4

定价: 42.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66026587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17726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推荐序

身为板桥林家人，自小到大，经常碰到这样的问话：“原来您的祖先就是林本源，那您一定住过林家花园！”我总要费尽唇舌地说：“林平侯是我的台湾祖先，他有五个儿子，分别掌管饮、水、本、思、源五记，其中林国华的‘本’记与林国芳的‘源’记较为出色，因此大家都说住在板桥的林家为板桥林本源，代表林氏整个家族，事实上并没有林本源其人。”

而我说我从未住过板桥林家花园，问的人就会很狐疑地看着我，意思是，“不是林家大小姐吗？怎么会没住过自家的花园？”小时候去过几次，看到厝厅及花园色彩剥落，断垣残壁，感到既沧桑又神秘，再看到厢房均被逃难来的难民所占住，庭园荒废及破坏，思古幽情全不见了，只有失望与无奈。

爸爸林衡道教授精通历史及古代建筑，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板桥林家花园是他的曾叔公林维源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动工兴建，历时五年完工，耗费五十万两银子，总面积近五千坪。爸爸讲述时总是感叹，五落新大厝无法与他小时在福州住的宅邸相比，而花园更无法与福州的花园相比，他的评语是“不够雅气”。后来因都市计划，林氏家族出售五落新大厝与四落白花厅，建商改建成公寓大楼，三落旧大厝则留用为祭祀公业所在，而花园则早已捐给政府，变成今日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公共财产。

后来，我倒是常常带外宾去林家花园参观，简单的英文解说并无法道出林家在台湾的历史，而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我，总觉得上有老父、下有儿子（林嘉澍，有其外祖父的遗传因子及古迹知识真传），想知道林家历史，身边总是有答案，也因此而累积了片片断断对久远家族的知悉。

当我读到名作家叶子女士的长篇小说《板桥林家》时，深深地被吸引，原来我对祖父林熊祥以上四代祖先的认识实在太浅显了，他们的个性差异、家族关系、感情纠葛、亦农亦商、事业奋斗、官商结盟、地方派系、爱国爱乡情怀等，老祖宗们一个一个活起来，他们的所做所言，如此生动地呈现在眼前。叶子女士带我走进过去，会见我的亲人，令我惊喜不已。

叶子女士是青年作家，认真用功，跨海到台湾地区来寻找有关林家的史料及书籍，潜心阅读整理，自己想必也走入过去，穿越数代时空，与我家先人神交，再运用自己的创作能力与虔诚之心整理出一本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其实就是林家近代史，真的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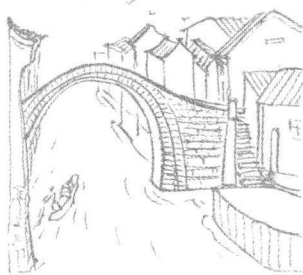
年轻时候喜欢阅读古典小说，自故事情节中，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价值观，现在年纪大了，眼睛易累，转而观赏大荧幕的古装历史剧，我喜欢看人物的个性、衣着、对话，尤其是文诤诤的对白及人际间的五伦礼数，当我阅读《板桥林家》一书时，感觉像是在看一部精采的古装连续剧，叶子女士写作的功力扎实，文笔甚佳，用字遣词洁净，对于景致的描写美丽而典雅，书写细腻而有真实感，故事情节扣人心弦，非常有趣，一书在手，赏心悦目，欲罢不能。

板桥林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由清朝末期至日治时期，一直到战后时期，对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均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板桥林家》这本书就是一本见证历史的书，竟能出自于林氏家族的祖先同乡叶子女士手中，身为普罗阅读的读者，我觉得它引人入胜；身为林家后代子孙，我很喜欢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一起来阅读，走进林家，走进历史。

林蕙瑛

二〇一二年二月廿二日

（东吴大学心理系兼任副教授、板桥林家第七代传人）



楔子	1
第一章 台风来袭	4
第二章 士为知己者死	16
第三章 春天里的杀机	32
第四章 肝胆相随	44
第五章 台湾之梦	54
第六章 土地，土地	74
第七章 盐务硝烟	84
第八章 茶海风云	92
第九章 鹿死谁手	112
第十章 一场豪赌	122
第十一章 女人的战争	130
第十二章 通向朝廷的梯子	152
第十三章 平地起风雷	162

第十四章	谣言如风	172
第十五章	一盘棋	190
第十六章	绿水流走长相思	202
第十七章	1895：患病の時局	224
第十八章	保持我的黄皮肤	240
第十九章	石火电光	268
第二十章	赎我台湾	280
第二十一章	藤野原予	296
第二十二章	淤塞的动脉	308
第二十三章	在火中复活	322
第二十四章	心灵花园	334
第二十五章	尾声：归去来兮	354
后记：	邂逅板桥林家	360





楔子：

1781年，一穷二白的福建龙溪少年林平侯万万没有想到：他迫于生计渡海去台，之后将缔造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直至两百多年后吸引一个名叫叶子的同乡女作家用笔追寻他的家族成长传奇故事……



第一章 台风来袭

光绪四年六月初三，台风舞着它尖利的爪牙从海面登陆到台北，在大地上淫笑着呼啸而过。树枝像面团一样被揉过来又推过去，发出被撕裂的惨叫声，像折断翅膀的鸟儿一头栽倒在地上。有的树像被雷劈过一样从中间裂开，有的干脆连根拔起。街头的招牌早已被刮得不见踪影。雨声不断，随着狂风齐舞，砸向大地泛滥成河。风更大了，雨点砸在后门上的声响也越来越紧。“嘭”地一声，后门被吹开了，迎面一阵风盖到了人脸上，屋顶上瓦片掀动的声音更加清晰了。台湾首富板桥林家府里，下人阿长赶紧去关门，可那门仿佛变成了一堵墙一座山，他使了吃奶的力气也推不动，刘妈过来帮忙，两人合力才将后门重新关上了。

林维源忧心忡忡地站在窗前，他听见雨点砸在窗上，以及连续不断的电闪雷鸣声，起起落落，仿佛无数的波浪接踵而来，林本源大厝像一艘船，在风雨里飘摇着。烛火不停地晃动，对面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动。外面的世界回荡着狂暴和汹涌的声音。仆人们急着将一些器具收进屋内，他们把伞倾倒在面前，顶着风，任凭风拉扯着头发和衣服，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回走，走到屋里时全身还是都湿透了，那雨伞根本就是道具而已。

一时之间，林维源有些恍惚——窗外的世界有点像奔丧队伍在暴雨中徐行的幻影。

夫人喃喃道：“老爷，这台风刮得像疯子一样，我们的斯美号怎么就出海了呢？”她像融化的冰块那样瘫软下来。

林维源仿佛看到了千里之外的海面上，那驾新购置的满载茶叶和樟脑要驶往

南洋的“斯美”号海轮，正绝望地挣扎着，忽然一个急浪使得“斯美号”无可避免地往海底沉下去……不！不会这样的！上天会保佑林本源的产业！林维源在心里呐喊。

夫人急道：“刘妈，你赶紧给我拿三柱香来，我得求求祖宗保佑我们林家的斯美号平安归来！”

这时，阿长失魂落魄地冲了进来：“二爷，不好了，大老爷不行了……”

林维源大惊，冲向大哥的厢房。林维让奄奄一息，示意夫人将床头柜里的锦盒拿了过来。他颤巍巍地从里面拿出林本源的大印，放到二弟手里：“阿源，大哥不行了，从此以后林本源这副重担就由你来扛……林本源字号是祖父生前一手创办的，你要继续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记住为富当仁、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祖训……还有，五叔的冤屈一定要伸张……记住，心清水浊，山矮人高……”

林维让药石无灵躺在病床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考虑到儿子尔昌、尔康年幼，而二弟维源稳重干练正当壮年，他当着全府人的面将林本源的大印交到了二弟手里，林维源紧紧抓住大哥的手，突然，大哥的手无力地松开了，他悲痛地叫了声：“大哥！”似乎想通过这声呼喊将大哥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大堂里的哭声潮水一样奔涌起来。

板桥林家的第三代掌门人林维让积劳成疾病逝，享年61岁。林家上上下下一片缟素。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阿长和阿毛不停地高声喊报客到，账房接过商会许副会长的吊唁费一百两，登记到账簿上。许副会长瞄了账簿一眼，看到府台丁大人吊唁费二十两，县令陈大人吊唁费五十两，许副会长想，要是哪天自己身故，府台大人县令大人也能前来，那真是莫大的荣幸。外边仆人们忙着招待客人，女佣们忙着端盘刷碗，一片嘈杂忙乱。

40岁的林维源有些呆滞地坐在那把原来属于父亲和大哥的太师椅上，嘴里喃喃念叨着“心清水浊，山矮人高”。多少年来，他羡慕地看着父亲与大哥坐在这把

椅子上的威严身影，现在真坐在这把椅子上，却觉得事情千头万绪。这几天他都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事，先是宣布林本源对外停业七天，然后派人到各处报丧，接着派遣专人置办丧礼所需，报丧、酒席、祭吊、发丧等一大堆事搅得他晕头转向。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什么都能，生意经烂熟于胸，为人处事自认不逊大哥，可如今罩在家族上的那双翅膀不在了，头顶上蓦然空了，独自暴露在阳光之下，蓦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15岁的侄子林尔昌和14岁的侄子林尔康一左一右扑倒在大哥灵柩前痛哭，两个侄子瘦弱的身躯让林维源的心一阵阵抽痛：一定要代大哥帮助两个侄子成家立业。从今以后，轮到自己张开双翼为林氏家族遮风挡雨了……想着想着，维源双泪横流，扑通一声跪在了大哥遗像面前。往事历历在目，大哥生性倜傥潇洒，常结交一帮名人雅士吟诗作词，大事均放手给管事，只差将自己的印章挂在号门口，谁要盖章，谁自己盖去。每逢林维源急匆匆地到弼益馆理事时，大哥就在身后叫他：“阿源，你这样操心做甚？小心白了头发。那些杂事交给管事去办即可，他们自然会将事情办得顺顺溜溜，你不如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赏读吕世宜先生的《爱吾庐书课》。”林维让和林维源都系林国华亲生，林国华的五弟林国芳无子嗣，祖父林平侯作主将林维源过继给林国芳，兄弟俩性格很是不同。

林维源一笑：“大哥，你们好好赏读吕先生的锦绣文章吧，我还是去看看弼益馆要紧。”虽说手下有得力干将，林维源还是觉得要时时跟进，否则长期下来，将有被架空的危险。

大哥挥挥手：“去吧，去吧，你就是操心的命，把你强留下来，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祖父、父亲、大哥创下的基业，要守住何其难也！林家的土地有的是开垦来的，有的是买来的，从土地里挖出了第一桶金。但佃农关系极难处理，搞不好会惹出一场大风波。林爽文、朱一贵、戴潮春等要不是被逼得无路可走，谁敢走这条杀头的路？所以做生意一定要留有余地，留有余以还朝廷，留有余以还百

姓。目前林家在茶业、米业、盐业、航运业均熟门熟路，林维源雄心勃勃，想在煤矿业、樟脑业等新领域有所建树，可要是原有的基业不能扎稳脚跟，向外扩张就失去意义。不断地扩张又不断地受挤压，那是非常危险的。如今雾峰林家在煤矿业、樟脑业早就根深蒂固，要与之竞争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况且国运飘摇，法国、日本对台湾地区虎视眈眈，要打理的关系如一团乱麻。不行，我们绝对不能任由外国人宰割！若要不任人凌辱，惟有奋起自强，别无他法！

大哥病重的时候，福建巡抚丁日昌到台湾巡查，邀请大哥到郡城商议，当时大哥已经病得无法起床，慎重地托付林维源代替前往。丁巡抚谈起海防经费的艰难，林维源不假思索地说：“丁大人，末商愿献五十万两洋银以助海防。”林维源希望通过捐助海防引起朝廷的重视，好洗刷阿爹的冤屈。

1877年，山西、河南大旱，饿殍遍地，饥民无数。林维源心急如焚，他深知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众人齐心协力，才有望重振大清国力，他再次捐献54万两银子，奉赏三品卿衔。

1878年，林维源再献海防军费60万两，被晋升为内阁中书，追赠三代一品封典，赐建“乐善好施”牌坊于新庄。林家两位老夫人也不甘落后，大哥的生母郑夫人为晋豫灾区捐银20万两，朝廷赐予“积善余庆”匾。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天下苍生，一边是药石无灵的儿子，郑夫人跪倒在观音佛像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信女愿捐银20万两给晋豫灾区，求菩萨普渡众生，看在信女一片诚心之上，保佑儿子的病快点好起来，不要让我这个白发人来送黑发人……”

林维源的生母钟夫人平时无甚积蓄，变卖了一些首饰，悄悄地捐了二万两，赐“尚义可风”匾。一时之间，朝廷给予林府极大殊荣。立圣旨碑的那天，板桥镇万人空巷，炸开的鞭炮纸铺了一层又一层，节庆般的摆起了龙凤狮阵，锣鼓声阵阵，一派祥瑞。

短短两年内，林家前前后后为国家捐献近二百万两银子。眼见白花花的银子哗啦啦往外流，林维源在祖宗灵牌前自问：“我是个败家子么？不！不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想我林家祖祖辈辈办义学、设义渡、修义路，置义仓，我林维源要是于乱世中只顾一己之身，就是林家的不肖子孙！列祖列宗明鉴，维源一颗赤子之心！”青烟缭绕中，列祖列宗隐隐露出了欣慰笑容，林维源郑重地叩了三个响头。

如今大哥不幸病逝，郑夫人已经哭晕了数回。望着眼前一群以泪洗面的大大小小，林维源痛苦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时，管事吕世宜急匆匆前来禀报：“东家，前来吊唁的人太多，麻衣麻鞋不够，怎么办？”

林维源皱眉道：“我说过，要给大哥厚葬！厚葬！银子尽管花，把事办好办周全便是，至于小细节如何变通，不必一一问我，你自己拿主意就行！”

话音未落，大哥的大舅子登门了，冲林维源嚷道：“慢！这银子可不能乱花！”

林维源有些恼怒，不知这大舅子何以胆敢说这番话来：银子是林家的，怎么花跟他有什么关系！

大舅子眼睛里闪烁着一条小蛇，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妹夫生前与我合作了一笔樟脑买卖，用“斯美”号运去南洋，如今“斯美”号尚未回来，这笔账可得先算清楚！”

灵堂里的气氛一下子被大舅子的话搅乱了。

“我怎么从未听说有这回事？”林维源半信半疑：“你那批樟脑数量多少？成本多少两银子？”

“共一千担樟脑，计一万两银子。”大舅子振振有词。他听妹夫说香港那边樟脑一担20两银子，当时不禁瞪圆了眼睛！樟脑在台湾卖给洋商，一担只能卖到

十二两银子，因此他使劲鼓动妹妹在妹夫耳边吹枕边风，让“斯美”号载这批樟脑到香港出售。三夫人娇声在林维让耳旁道：“谁让你是他妹夫呢！”林维让禁不起三夫人纠缠，加上大舅子平时为林家跑前跑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便答应了他。

“口说无凭，现在我大哥已经亡故，你何以证明那批樟脑是你的？”一万两银子是笔大数目，林维源本能地起疑。

见林维源不信，大舅子急得跺脚：“千真万确！我们张家虽比不上你们林家豪阔，可还不至于上门来诈林家的银子！你们也太瞧不起人了！”

林维源当然不能一口承认这笔大舅子嘴巴里飞出来的银子，要是答应了，大哥有几个小妾，每个人都学样说“斯美”号上有一批货物是她们娘家的，到时“斯美”号出洋所得岂不被瓜分得一干二净！

正在扯不清之间，忽听门外来了一个航运部的长随，待传进门来，长随鞠躬道：“闻听贵府林老爷逝世，小人不胜哀悼。今天航运部捞得海上浮尸一具，如今停放在沪尾港口，围观的老百姓说这个遇难者是贵府的船丁。请贵府新老爷前往辨认处理。”

这个消息就像一滴水掉进油锅里，大舅子马上炸锅了：“老天哪，你不长眼啊，我的樟脑啊！林大东家，你得赔我那一千担的樟脑啊！”

林维源心里焦灼，恨不得生了翅膀赶到沪尾港，大舅子拉拉扯扯的，林维源一把将他甩开，抬脚要往外走。偏偏那做法事的和尚赶上来问：“施主，我们跟陈家已有商议，约定下午赶去陈家做法事，如今贵府有事耽搁了，法事做了一半中途停下，这可如何是好？”

林维源又气又急：“你们能否派人去陈家商议一下，让他们另请法师做法事？至于陈家损失的银子，由我们林府支付。”

法师为难地摇摇头：“不行啊，我们已经答应了人家。况且，时间如此紧迫，要叫陈家上哪找法师去？”

林维让的夫人周氏一听，刚止住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扑到相公灵前哭诉道：“老爷，你好狠心哪，怎么就抛下我一个人去了呢……”

林维源快刀斩乱麻：“大哥的法事一定要风风光光做完！坚决不能让法师走！吕先生，你赶紧多派几个人手去遍寻法师，无论如何也要确保陈家能顺顺利利办好丧事！阿长，给我备轿，到沪尾港，要快！”

轿子刚刚抬出大门，四个官差拦住了林维源：“林老爷，你们家的脑丁在砍伐樟木时不慎被倒下的樟木压死，现脑丁家属已报了官，请您前去作主。”

林维源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人命大于天，脑丁的死比探听“斯美”号的情况更为要紧，只好心一横，对官差道：“好吧，我这就与你们前去。”转头吩咐阿长：“你回家告诉二弟维得，叫他代我前往沪尾港探问斯美号情况！”

渐次减弱的台风不时地呜咽着。

林维源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二弟维得前往航运部辨认尸体时，没有发现总帮办阿宝的踪影。也许阿宝还活着？也许银票带在阿宝身上？林维源就这样一遍遍地用残存的希望安慰着自己。

台风过后，天空一角还是有丝丝黑云。而山的那头，落日被云微遮着，地面印着落日的金光，似海市蜃楼的倒影，映在水中。漫天漫地的水堵在门前，林维源十岁的儿子林尔嘉坐在门槛上玩水。他发现了一条小鱼，孩童的眼中觉得这场台风真是又新奇又好玩的事儿。远处巨大的树枝横跨在小河上。到汲古书屋上学也是件有趣的事儿，谢先生高高地挽起裤脚抱着他趟过水去。今天功课并不甚紧，先生只是让他温习，自己站在汲古书屋门外对着满目疮痍叹气。

林尔嘉一会儿就将功课温习完了，他搬来一把高高的椅子，站在上面看家里的藏书，总共有几千卷，其中不乏宋、元善本。从屋里往外看可以看到一座造型独特、别出心裁的雨亭，书屋东侧由方形回廊拱围的是方鉴斋，那是阿爹以前读书的场所。林尔嘉在心中暗暗发誓今后要刻苦攻读以成就一番事业超过阿爹。可